

郎平：告慰天堂里的父亲

◆ 秋水

2009年9月,郎平接受广东恒大女排俱乐部的邀请,出任主教练。她从纽约返回北京,结束了20多年的漂泊生涯。此时郎平的父亲郎家骅已77岁,母亲76岁。漂泊的女儿回家了,二老格外激动。

女儿在身边,郎家骅感觉空气都是甜的。尽管腿脚不灵便,他还是坚持下厨,做郎平最爱吃的菜;饭后不再去遛弯,郎平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;晚上,郎平靠在床头看书,郎家骅一会儿给女儿洗串葡萄,一会给她热杯牛奶……

郎平笑着问父亲:“爸,我快50岁的人了,您怎么还把我当孩子看?”郎父乐呵呵地说:“儿女哪怕80岁了,在父母眼里也是孩子。”

11月初,郎平赴广州上任,她将父母带在了身边。

每天早晨6点,郎平就起床给父母榨好豆浆、果汁,然后去俱乐部食堂买回蛋糕、茶鸡蛋、小菜,陪双亲一起吃。傍晚下班,她搀着爸爸,挽着妈妈,陪二老去看珠江夜景;睡前,她打来热水给父母洗脚。每隔两天,郎平还给父母测血糖血压。

女儿一天工作10个小时,却还要分心照顾自己,父母不忍心。郎家骅与老伴借口在广州生活不习惯,执意返回北京。

2011年2月,郎平带领恒大女排荣获全国女排甲A联赛冠军。郎家骅激动不已,但仍流露出遗憾:“闺女,你带队拿了全国冠军和3次世界亚军,就缺一个世界冠军。”郎平一声长叹:“爸,我都51岁了,这个梦想可能很难实现了。”

这次郎平回北京休整,准备做腿部手术。但手术前一天,郎家骅突发脑梗塞,被送往306医院。郎平只



■ 郎平与父亲郎家骅

得临时推迟手术。

为方便照顾父亲,郎平决定改在306医院做手术。术后,郎家骅在住院部4楼,郎平在6楼。手术一个星期后,郎平拄着拐杖来病房探望父亲。担心老人难过,她将拐杖藏在病房门口,勉强走到父亲床前。

郎家骅问:“做完手术了吗,康复得怎样?”郎平故作轻松:“做了,感觉不错。”这时保洁员擦楼道,不小心将郎平的拐杖碰倒,大声喊家属将拐杖拿进病房。郎家骅这才知道女儿拄着拐杖来看自己,不由老泪纵横。

脑血栓给郎家骅留下了后遗症:半身偏瘫,生活无法自理。老人安慰女儿:“你是运动员,爸爸是军人,也很坚强,咱俩一起康复。”

一个月后,郎平和父亲双双出院。在赛场摔打多年,郎平掌握一定的按摩技能,她每天三次按压父亲脑部、腿部30多处穴位,每次都累得大汗淋漓;她还将一盆黄豆摆在父亲面前,要求父亲将黄豆抓进碗里,锻炼他的抓握、手指协调功能。

2012年4月,郎家骅身体彻底

康复,生活回归正常。

郎平一直是父亲的骄傲,但她的个人问题始终是父亲的心病。

2013年上半年,在父亲的“命令”下,郎平两次相亲。对方条件都不错,一个是中直机关处级干部,一个是大学教授。见面时,郎平坦陈自己的身体状况:“我腰椎、颈椎、肩部、髋关节都有老伤,膝盖的老化程度甚至超过70岁老太太。每天工作一结束,

我全身疼痛,一遇阴雨天气连上楼梯都困难。与我生活在一起,要承受很多。”对方虽敬重郎平,但还是被她糟糕的身体状况吓跑了。

2013年,中国女排的战绩滑入低谷。国家体育总局排管中心数次向郎平发出邀请,希望她第二次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。

郎平征求父母意见,郎家骅语重心长地说:“国家女排锻炼培养了你,现在是最需要你的时候,你应该挺身而出。”

2013年5月5日,郎平正式接手中国女排。9月,亚洲女排锦标赛在泰国打响。郎平带队仓促应战,只获得第四名,这是38年来的最差战绩。

一时间舆论哗然,球迷纷纷指责郎平。郎平本来就睡眠不好,重压之下,她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,内分泌严重失调,头疼恶心,走路两腿发飘。

一天深夜,郎家骅一觉醒来,发现女儿房间的灯还亮着。他推门进去,见女儿靠在床头发呆。四目相对,郎平黯然说:“爸,压力太大了。我想过了年就辞职。”

郎家骅盯着女儿的眼睛:“这不是你的心里话,你是趟过许多坎坷的人,这点事压不垮你。你刚接手女排4个月,还来不及施展才华,别纠结眼前的得失。越是困难时候越要坚持。”

在父亲面前,郎平像个孩子,畅快淋漓地哭了一场。

郎家骅动情地说:“闺女,爸这辈子有两个心愿:一是在我有生之年,希望看到你带领中国女排登上世界巅峰;二是真心希望你找到一个疼你爱你的人。”

郎平握紧父亲的手:“放心吧爸,为了您,也为了我自己,女儿哪怕付出再多,也要实现您这两个心愿。”

其实早在这年7月,就有人追求郎平。他叫王育成,北京人,大郎平4岁,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两人在一次聚会上相识。此后,王育成经常邀请郎平喝咖啡、听音乐会,帮助她放松身心。王育成向郎平表达爱慕之情:“你不能一辈子与排球谈恋爱,得有个家。咱俩性格相近,志趣相投,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?”

相识还不到半年,郎平婉拒:“对不起,咱们对彼此了解还不透彻,就让时光沉淀这份感情吧。爱情讲究水到渠成,如真有缘分,我我不会错过。”

2014年4月,郎家骅从大女儿郎洪那里,隐约得知郎平与王育成的事。老人兴奋地对郎平说:“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?什么时候带回家,让爸爸帮你把把关?”郎平回答:“爸,我是交了一个朋友,等我真正接受了对方,会带他来见你和妈。”

5月,郎家骅脑梗塞复发,生命垂危。此时,郎平带队在宁波北仑备战女排亚洲杯和世界女排锦标赛,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。郎家骅醒来后,第一句

话就是叮嘱大女儿:“别把我生病的事告诉郎平。”郎洪向妹妹封锁了这一消息。7月3日,郎平在电话里问候父亲,意外听到护士查房的声音。她问姐姐,郎洪这才含泪说出实情。

一周后,郎平飞赴北京看望父亲。走进病房,只见父亲靠在床头,手里挥舞一面小国旗,聚精会神在看自己“五连冠”时的录像。

见到女儿,郎家骅责怪道:“哪个老年人没有三病两病的,你回来干什么?还记得爸爸的两个心愿吗?”

郎平含泪点头:“爸,我记得。”“亚洲杯和世锦赛马上就开打了,你关键时候怎么能离队?”

郎平只待了小半天,就被父亲“逼”回北仑。临别时,郎家骅大度地挥挥手:“走吧,别担心我,到时爸爸会在电视机前为你助威。”

谁知这竟是郎平与父亲的永诀!9月10日清晨,郎家骅安详离世。此时亚洲杯正在深圳进行,郎平带领国家二队打了一场揭幕战,就返回北仑继续世锦赛的封闭集训。刚到北仑,姐姐的电话就来了:“爸爸走了,不要担心他的后事,你继续带队训练。等爸爸举行告别仪式你再回京。”

郎平将悲痛埋在心底,继续带队训练。3天后,面对父亲的遗体,郎平泪如泉涌:“爸,对不起,您的两个心愿我一个都没实现,原谅女儿的不孝。”

2014年10月13日,世锦赛上,中国队以1:3不敌美国队,屈居亚军。她默默在心里对父亲说:“爸,别失望,我还有机会呢。”

2015年5月,郎平与王育成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双方商定,将婚期定在2016年1月。8月28日,郎平带队出征日本女排世界杯,时隔11年后,再次获得冠军,并取得进军里约奥运会入场券。郎平默默告慰父亲:“两个心愿实现了,您安息吧。如果有来生,咱们还做父女。”

摘自《中国红十字报》

细说孙中山家族

沈飞德

29.蕴含更深一层的原因

卢慕贞在南京的日子里,悉心照顾孙中山的生活,从不抛头露面,人们难见她的尊容,以致人们把她和孙中山的另一位革命伴侣陈粹芬相混。此时虽说夫妻团聚,其实也是离多聚少。因为从临时政府诞生起就面临重重困难,既有帝国主义列强的逼迫,又有袁世凯北方势力的压力,孙中山日理万机,许多时光都是在大总统办公室度过的,没有时间与夫人谈论私情。而对卢慕贞来说,她的许多时光常常是在牵挂忙于国事的丈夫中度过的,幸好两个女儿时常陪伴左右,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。当时,黄兴的夫人徐翠汉与卢慕贞是香山县同乡,在不长的日子里,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姐妹之情。

夫贵妻荣。孙中山身为临时大总统,长期颠沛流离的卢慕贞此时尽可尽享幸福生活。但令人意想不到的,是3月25日,卢慕贞在两个女儿陪同下离开南京返乡,次日抵上海。据3月26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《警务报告》记载:“孙逸仙博士的夫人及家属于昨晚7时45分自南京乘专车抵沪,他们将住在静安寺路哈同先生寓所。”卢慕贞在上海的活动以及她究竟逗留了多少时间才南下的,没有史料记载。她告别南京,常人难以理解,从表面上看,是由于她不习惯南京的生活,其实还蕴含着更深一层的原因。对此,台湾学者庄政教授有过十分精辟的分析:

溯自乙未广州之役败后逃难,孙氏家族流亡异域十七载。这一为革命而离多聚少的特殊家庭,理应非常珍惜这段人生最难得的欢愉时光。从而获得长期以来为革命而到处流浪、备尝艰辛,所获得些许精神上的补偿。惟以民国初建,百废待兴,中山先生就任大总统后,日理万机,因公而特忙,精神压力奇重,实在抽不出很多的时间陪伴家人。卢夫人侍姑及抚育子女,精理家务,贤劳备至,尤于寄居海外期间,吃尽了苦头。革命建国后,妻以大贵,尊为国家元首第一夫人,大众莫不投以



向慕、倾羡的眼光,总认为大总统的眷属会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!无奈卢夫人生性好静,且较孤僻,她是一个旧式妇女,做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绰绰有余,但对政治性的应酬则毫无兴趣。在冠盖京华的政治中心石头城,面对中外贵宾如云似海的各种政治场合,对自幼缠足梳髻的她来说,与其说是一种无尚的尊荣,倒不如说反而是种精神上的累赘,她很愿摆脱了它。而重温一向平静、淡泊、与世无争的自我生活。她颇有自知之明,既然不能配合夫君,协同领导诸种政治活动,乃逐渐萌生知难而退的念头,这也就是后来她为什么慨然同意跟先生分手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1912年4月1日,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,接着率领胡汉民等人,并携两女考察湖北、广东等地。5月27日,孙中山携两女、秘书宋蔼龄回到阔别17年的故乡翠亨村,和大哥、大嫂、妻子等亲人团聚。他在故乡逗留三天,即告别兄嫂,携卢慕贞母女到各地考察。6月18日,孙中山一行乘高丽轮经台湾基隆赴上海。

袁世凯以商发展铁路计划为由,邀请孙中山北上。8月18日,卢慕贞母女随孙中山从上海启程,经天津抵北京,受到隆重的接待,袁世凯还特地选了一座洋房供孙中山一行下榻。孙中山全家畅游各地名胜及前清宫殿名园,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。

1913年2月,袁世凯为了笼络孙中山,特授他“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督办”,为此,2月10日,孙中山以全国铁路督办身份,从上海抵日本考察实业、铁路状况和进行筑路借款活动,并试图促成中日缔结同盟,共同对抗俄国。3月初,卢慕贞也携女前往日本。

孙中山在日本是受人瞩目的新闻人物,尤其此行是他卸任临时大总统后,肩负重任访问日本,自然受到日本媒体的关注。3月12日,《大阪每日新闻》刊登了一张3月10日他抵大阪与欢迎者的合影,说明的意思是“孙逸仙氏来大阪访问”。同时还刊发了一篇题为《孙逸仙的夫人来访》的报道,详细记述了卢慕贞抵日后的活动及在大阪与孙中山亲切会面的情景。

31.一九九二年

一九九二年初,上海开始实行股票认购证,也是股票认购证从乏人问津变成炙手可热的过程。予兴通过现钞购买认购证变成股票再到现金,这样反复数次,雪球越滚越大,短短的几个月,他的资产迅速积累,成几何级数翻倍,就像变戏法似的,使他一夜间成为了上海滩第一批有钱的人。

一天晚上,已过了晚饭时间,予兴的饭店里没有像往常那样,除了普通客人之外一个朋友也没有,就连露露也没来。他无精打采地坐在二楼靠落地窗的桌旁,桌上放着一份已翻烂的证券报。当嘉毅出现在他面前,他一下子提起精神问他想吃什么,嘉毅说晚饭已经吃过,喝茶就行了。予兴说:“到我这里来,怎么能只喝茶?蒸上两只大闸蟹,喝点酒吧,就算陪我。”

闲聊了一会,予兴突然似乎想起什么似的:“噢,我要谢谢你,去年年底你不让我买新的饭店,要我入股市。这一把赌大了,我赌赢了。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是呀。”嘉毅道:“不用谢我,这都是凭你自己的聪明才干赢来的。”停了停,顺口又问了一句,“现在你已经有几位数了?”予兴跷起了二郎腿答道:“已经超过了这个数。”伸出右手,做了个数字八的手势。嘉毅看了心领神会道:“我们的郝老板,发财了,可喜可贺呀。”举起小酒盅和予兴碰杯,一饮而尽,算是祝贺。

予兴微微一笑说:“是啊,这些钱就算是对我堕落到打桩地步的补偿吧。可这钱来得太快了,就像暴发户。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”嘉毅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,便引导道:“即使是暴发户,钱多那也不错。有这个钱,你可以正儿八经,堂堂正正地做点事情了。”这话似乎正中予兴的下怀,他凑上前谦虚地问:“我想问问你,现在我还可以做什么呀?”

嘉毅看着予兴认真的样子,就说:“我看在上海,实体经济会大大发展,也就是民营企业会大量出现。”

这时,从楼梯口传来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声音:“予兴,怎么你坐在这里呀?我累死啦。”露晓春斜着身子朝予兴旁边的空位一坐,一下子看清了予兴对面坐着的是嘉毅,

立刻收敛起来,正直了身子,摆出一副好客主人的样子,“原来是沈教授呀,好久没见你来了,怎么不常来坐坐。”她和嘉毅有过一面之交,她从予兴以往对嘉毅恭敬的态度中意识到,他不是予兴的一般朋友。

嘉毅和蔼简单地答道:“现在不是来了吗?”露露看了一眼桌面说:“哎呀,夜宵只有大闸蟹怎么行?我去叫他们搞几个菜来。”

嘉毅看着露露下楼的背影,试探地问予兴:“你们两人真的不打算结婚?就这么只谈恋爱,混下去?”予兴笑道:“她一直热衷找境外人士结婚,我有什么办法。”予兴停了停,朝着空无一人的楼梯口看了一眼,继续轻声道,“说得好听一点,是只恋爱不结婚,好像是一种浪漫;说得难听一点,是准备随时各奔东西。”

予兴按照嘉毅给他出的主意,成立了好运实业公司。

猪八戒原先的街道工厂被拆迁了,自己也下了岗,闲着没事,整天拿着予兴的名片,到处散发,想替予兴招揽生意。他原来的街道工厂厂址被规划开发了,要造二十几层的大楼,区政府正在寻觅开发商。负责这个项目招商的是区政府办公室秘书小金。此人也属虎,大学毕业进区政府上班时,曾被下基层到猪八戒的街道工厂里锻炼,猪八戒和他关系不错。猪八戒得知这一信息,想把这个项目拉给予兴的好运公司。

予兴跟着猪八戒一起来到了金秘书的办公室。金秘书接过予兴递上的名片,朝他看了一眼问:“你们公司大概有多少资金?”猪八戒抢先答道:“我们现在就可以拿出三千万的现金。”

金秘书又朝他们俩看了一眼,缓慢而清晰地道:“这个项目是我们区里比较大的一个,现在估算下来前后我们的资金可能要达到一点几个亿,还有规定完工的期限,三十个月内必须完成。一般没有实力的公司,以前没有做过的公司是搞不定的。这个项目由区里的分管领导直接管,我只是负责具体的事务工作,而且好像现在和一家香港公司谈得差不多了,估计下个月可以签约。”猪八戒吐了吐舌头,似乎表示自己没有这样的实力。

七九届高中生

宋坚雷

